



图说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人

——从河西走廊到塔克拉玛干

迪木拉提·奥迈尔 /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人: 从河西走廊到塔克拉玛干

/ 迪木拉提·奥迈尔编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12

(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105-09937-5

I. 图… II. 迪… III. 维吾尔族—人种学—研究—新疆 IV. K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239 号

编 著 迪木拉提·奥迈尔

摄 影 努尔巴哈提·吐尔逊 李爱明 迪木拉提·奥迈尔
拜斯尔·阿布力米提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策划编辑: 虞农

责任编辑: 罗焰

装帧设计: 吾要

图文制作: 苗东方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64271909 (编辑室)

010-64271909 (传 真)

010-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印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94 毫米 1/20

印张: 10.5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45.00 元

书号: ISBN 978-7-105-09937-5/K · 1560 (汉 73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K281.5
4

编著 迪木拉提·奥迈尔
摄影 努尔巴哈提·吐尔逊
李爱明
迪木拉提·奥迈尔
拜斯尔·阿布力米提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图说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人

——从河西走廊到塔克拉玛干

民族出版社

目录

绪论	3
甘肃省肃南县	10
哈密市	23
伊吾县	31
巴里坤县	35
吐鲁番市	39
焉耆县	53
轮台县	62
库车县	70
新和县	79
沙雅县	87
麦盖提县	96
柯坪县	99
巴楚县	106
阿图什市	115
喀什市	122
莎车县	131
泽普县	140
和田市	146
策勒县	156
于田县	162
民丰县	168
且末县	174
若羌县	182
尉犁县	192
后记	209

绪论

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繁荣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维吾尔语作“Uighur”。公元4世纪的《魏书·高车传》中记载的“袁纥”，是“Uighur”（维吾尔）这个称呼在汉文古籍中最早的音译名，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对这个族称的译法和写法非常不统一：“隋朝时期称为‘乌纥’、‘韦纥’；唐朝时称为‘回纥’、‘回鹘’；五代、宋时仍沿用‘回纥’、‘回鹘’之称；元朝除称‘回纥’、‘回鹘’外，还有‘辉和’、‘辉和尔’、‘畏兀’、‘畏兀儿’等；清末、民国初年，维吾尔族用‘威武尔’来称呼自己。1934年，新疆省政府正式统一使用‘维吾尔’作汉译族称。”^①

除了自称外，维吾尔族历史上还有许多他称：清代汉地称之为“回部”、“缠回”；明末清初的准格尔贵族称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为“塔兰旗”；直至近代，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俄罗斯族和西方文献中称维吾尔族为“萨尔特”，意为“商人”。除了上述几种称呼外，有人认为“《史记》、《汉书》中出现的‘乌揭’、‘呼揭’、‘呼得’、‘伊吾卢’等也是‘维吾尔’的音译”。^②

关于维吾尔族名的含义，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维吾尔”有“联合”、“结合”、“同盟”之义，此说法主要来源于14世纪波斯伊利

汗国的宰相、史学家拉施德·阿丁·法孜勒·阿拉赫的著作《史集》；第二种说法认为“维吾尔”一词具有“依附”、“黏结”、“凝结”的意思。这种说法来源于17世纪的史学家阿布勒卡孜·巴哈杜尔汗，这一解释被后世的史学家毛拉·穆莎·莎依然米在其所著《伊米德史》中引用而流传下来；第三种说法认为“维吾尔”是“自食其力者”的意思，来源于11世纪著名学者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所引用的一段祖勒开尔乃因的传说；第四种说法认为“维吾尔”族的名称与塔里木河同名，此说来源于英国学者亨利·玉尔根据语言学的方法对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一书中提到的奥伊哈尔德斯（Oikhardais）一词的分析，亨利玉尔认为奥伊哈尔德斯人就是回纥或畏兀儿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对“Uighur”一词进行分析，第一种说法似乎更具说服力。

据史书记载，袁纥氏族是高车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族源又可以上溯到更古的狄。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铁勒等，都可以说是维吾尔族的直系先民。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人击败突厥汗国，在漠北建立了辽阔和强大的回纥汗国。至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被黠戛斯推翻。回纥汗国的部众分三支向西迁徙，一支迁往葱岭西部，称为葱岭西回鹘，后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迁往河西走廊各地，后来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一支迁往今吐鲁番盆地，称作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西迁后回鹘人与当时居住在西域的古代各族群和种族长期融合，“大约到明代，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③。今天，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以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最为集中，其余分居在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此外，湖南常德、桃园等县（市）和河南淅川县、长葛市以及北京市有少量

分布。据《2007年新疆统计年鉴》的人口统计,维吾尔族人口共有9413796人。

二

维吾尔族使用维吾尔语。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在语言类型学上属于黏着语类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族与漠北的其他古代族群和西域的古代族群彼此接触和相互影响,其语言融合或借用了许多古代和现代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中有大量的借词,甚至还有许多无法找到渊源的属于其他语系语言的词汇,这类词汇作为地名沿用至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维吾尔族民族构成的多元性。

维吾尔族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采用过不同的书写符号来记录语言:公元8世纪漠北时期的回纥曾使用突厥鲁尼文;公元9—15世纪西迁来西域和河西走廊的回鹘人曾使用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此种文字在吐鲁番和哈密一带一直使用到15世纪;高昌回鹘汗国时期还曾一度使用过摩尼字母来书写摩尼教的经典,同时也使用过汉字来书写社会契约;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维吾尔地区,维吾尔人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来书写文学作品和社会文书,这种书写文字在察合台时期日益完善,通行于察合台汗国境内,因此又被称为察合台文并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述、公文和社会文书等文献资料,20世纪40年代形成现代所使用的文字体系;1960年进行文字改革,曾使用过一段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1982年9月该新文字停用,重新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

维吾尔族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萨满教是其原生的信仰,以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观为核心。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漠北回纥汗国的牟羽可汗从唐朝内地带四名摩尼教徒到回纥地,并将摩尼教奉为国教。高昌回鹘王国曾是摩尼教的活动中心。该教在维吾尔社会的最后消失,大概在公元14世纪。祆教是西域粟特商人主要信奉的宗教,随着粟特商人经商范围的扩大和与回纥人的接触,祆教在维吾尔人的先民回纥人中也曾流行过。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公元6世纪已经进入西域地区,景教在吐鲁番地区曾经活动达800年之久。佛教在今新疆地区的活动从公元初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5世纪。于阗(和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曾是佛教在西域的三大中心。

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维吾尔地区,至15世纪,成为维吾尔人全民信仰的宗教,长期以来对维吾尔族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的信仰属逊尼派中教法学派之一的哈乃斐派,也有一部分人信仰神秘主义的苏菲派,还有一些人信仰瓦哈比派。作为原生信仰的萨满教,虽然经历过许多外来宗教的排挤,但由于它是本土的信仰,并且已深深地钻刻在维吾尔人的心灵深处,在与外来宗教的争斗中,不断调整和改造自己,成功地适应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至今仍在偏远的地区、在维吾尔民间生活和精神深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三

新疆,古称西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同繁衍生息和彼此交融的圣地。这里不仅是文化接触地带,也是人种的接触地带,古老的丝绸之路架起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里,无论

从体质的、考古的、文化的、还是语言的角度出发,都是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田地,一直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

有关古代、现代新疆多民族居民种族特征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体质人类学家重视。20世纪20—50年代,以英国人类学家基思(A.Keith)、德国学者约特吉(CarlHerman-Hjortsjo)和安德·沃尔特(Ander Walander)以及苏联学者优素福维奇(A.N.Iwefovicn)为代表的体质人类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基思研究了斯坦因1913—1915年新疆探险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地区采集的5具人骨,认为他们具有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之间的特点,但又非人种混杂所致,是自然演化而成。他将这一类型的人种命名为“楼兰型(Lou—Lan type)”^⑤。

约尔特吉和沃尔特考察了斯文赫定1928—1934年在罗布泊采集的11具人骨,将他们归为三个类型:即楼兰型、中国型(Chinese type)和阿尔宾型(Alpine type)^⑥。优素福则研究了俄罗斯探险家在罗布泊采集的4具人骨,发现这4具古突厥人均为蒙古人种,但不能确定为何支系类型^⑦。由于这一时期人骨材料多非科学发掘,时代不清楚,很难据此构建新疆古代居民种族分布与演化历史。

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学者没有介入这一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状况有很大改观。我国著名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凤、朱泓、王博、绍兴周等先后对孔雀河古墓沟、天山阿拉沟、哈密焉不拉克、洛浦山普拉、楼兰城郊、塔什库勒干香宝宝、伊犁河上游昭苏土墩墓、鄯善县苏贝希、和静县察吾乎墓群等十多批人类学材料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考古DNA试验室和复

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新疆出土古代人类遗体遗骨以及现代维吾尔人进行DNA分析,新疆古代和现代居民种族特征研究有了重要突破。

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青铜时代的初期,生活在罗布泊洼地的是一支典型的白种人。他们黄发、高鼻、深目,多长狭颅,其中男性头骨的眉弓和眉间突度比较强烈。体质人类学家认为他们与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比较接近,是目前已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⑧。古欧洲人在罗布泊地区居住了500年以上,创造了奇特的文化——小河文化^⑨,它可能与阿尔泰山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有渊源关系^⑩。新石器时代,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的“古西北类型”^⑪居民,创造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古西北类型”属于蒙古人种的支系,它们在距今7000年前后就生活在黄河上游流域,并不断地向西迁徙,终于在4000年前,越过流沙,到达哈密盆地,创造了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林雅文化,居民中有少量的欧洲人种。林雅文化居民大量接受了中国西北地区传统双耳彩陶罐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同时也有少量西方文化因素介入。新疆东部天山地区以不太高的库鲁克塔格山为界,将哈密盆地和罗布泊三角洲分为南北两大地理单元,青铜时代初期两个地理单元内生活着两支完全不同来源种族人群。哈密盆地始终以蒙古人种支系占主导地位,罗布泊洼地则以欧罗巴人种为主。此后,蒙古人种和古欧洲人类型的居民向天山河谷盆地、山麓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迁徙,成为史前时期新疆古代居民人种成分的主要来源。

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新疆进入青铜时代中期。这时的中部天山南

麓一线绿洲河谷地带,生息着一支特殊古代居民——察吾呼人。察吾呼人的颅骨与古欧洲人种接近,但头骨明显变短,更具“现代性”。人类学家推测他们很可能是原来聚集在罗布泊洼地或天山其他地区的古欧洲人通过“遗传漂变”自然演变而成。并指出这一自然演变的过程大约需要1250年^⑧。察吾呼人受东方文化影响,创造了以单耳带流彩陶器为主要表征的察吾呼文化^⑨,察吾呼文化是新疆史前土著文化的代表。虽然从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值上判断察吾呼人仍属欧洲人种,但却是当地演变种,也是土著居民代表。察吾呼文化对天山以及环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察吾呼人成为天山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史前居民种族的主要构成成分、来源。

距今3000年左右,生活在伊犁河上游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的系欧洲人种支系的中亚两河类型居民(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他们沿着伊犁河进入新疆天山地区^⑩。这是一支短头颅形的欧洲人种支系,他们在伊犁河流域创造了无耳彩陶罐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史前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塞克、乌孙及其后的游牧民族,大多属于这一人种类型。同时生活在印度西北著名农业区及中亚南部广大区域的另一欧洲人种支系——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类型的古老居民,则越过帕米尔间的狭谷通道,进入天山南麓一线和昆仑山北麓,并沿山脉向东迁徙。这是一支长头颅的欧洲人,他们沿途留下了以香宝墓地、山普拉墓地为代表的史前遗存,成为新疆史前居民新成员。韩康信先生推测:“地中海支系的一支居民越过帕米尔高原,顺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不断移殖到新疆境内,直接到罗布泊地区,而历史上具有谜一样色彩的古楼兰国的建立,想必与

这样的种族迁徙背景有关。”^⑪

距今4000年前,东西方不同的人种集团几乎同时由天山的東西两端,沿着天山向内陆欧亚转移,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种族迁徙潮。不同人种集团在新疆地区发生融合、混血,演变成土著的地方类型,古老的新疆居民与他们创造的文化一样,错综复杂、斑斓多姿。天山东西两端,因其地理位置,东西方人种的成分构成有区别,而位于它们之间的吐鲁番、乌鲁木齐天山山沟地带,则显现十分复杂的人种交融局面。天山阿拉沟史前人种中既有欧洲人种支系地中海东支因素,又有中亚两河类型因素,以及介于他们之间的混合种,同时又有蒙古人种成分介入^⑫。吐鲁番的史前居民是一个由大量欧洲人种支系古欧洲类型、地中海类型、中亚两河类型以及他们的混合类型,还包括少量蒙古人种共同构成的混杂民族。DNA研究证明,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古老车师人并不是一个同源群体,而是欧亚人种的混合体,与之最近的群体是现代的维吾尔人群。

到了历史时期,东方蒙古人种集团更大规模地迁入新疆,历史文献对此有大量记载。和静县察吾呼三号墓地人种体质特征显出与吉尔吉斯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匈奴墓以及中亚地区的天山阿莱匈奴墓葬的人类学资料比较接近,三号墓地在文化特征上也显出匈奴文化特点,它很可能是东汉时期流入新疆的匈奴人的遗存^⑬。同时略晚的尉犁营盘墓地基本显出同样特性,它具有当地欧洲人种成分,但在融合演变中,欧洲人种的特点不断弱化,人种特征受到匈奴人的强烈影响^⑭。对叶城和莎车少量晋唐时期人骨研究,发现他们是欧洲地中海人种支系的后裔。^⑮

现代内陆欧亚居民种族的多样性特征,是历史上这一地区复杂性人种

交流、演化的结果。遗传人类学对新疆维吾尔群体进行历史动态分析,发现新疆维吾尔人群的扩张发生在距今6.952万年,哈萨克人群扩张发生在6.704万年前;境外的维吾尔人群群体扩张发生在5.838万年前,哈萨克人群扩张发生在6.296万年前。群体扩张的时间比较接近。姚永刚等人通过测定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来分析新疆维吾尔和哈萨克的基因变异情况,发现他们是欧洲和东亚基因混合的人群。DNA分析表明,现代维吾尔人群和哈萨克人群,从种族遗传特征上看,形成于6万—7万年前,他们以内陆欧亚为生活舞台。由于这一地区是人种混杂区,历史上多次人群迁徙,在混合和战争中不断接受来自东西不同方向的基因流,使之和中亚许多民族一样,成为一个基因多态性的复杂人群,演变成介于东西之间的过渡形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对克里雅河边一个小村的维吾尔人群进行了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这个小村居住的“克里雅人”,长期“与世隔绝”,从未与外界通婚,为种族遗传研究提供了较好条件。通过研究,清晰地显示出“克里雅人”与新疆维吾尔人群、哈萨克人群和境外维吾尔人群、哈萨克人群的遗传距离最近,尤其与境内外的维吾尔人群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人种混合程度上,亚洲序列在这里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为64%,欧洲序列在人群中的占有比列为36%。^②

现代中亚地区的许多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人类学家将其命名为“南西伯利亚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的形成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史前时期的远古居民、古代的塞种、乌孙、月氏、厌达、突厥、阿拉伯和蒙古人对南西伯利亚类型的形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天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可以作为该人种的典型代表^③。维吾尔

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南西伯利亚人种的重要构成成分。

四

作为新疆人,也作为新疆的维吾尔族,我们自儿时起就听长辈们说维吾尔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长相差异也较大:有像俄罗斯人的、有像蒙古人的、有像汉族人的,甚至还有像印度—阿富汗人的(肤色较黑),并且每一种长相的人都有相应的绰号。但是,它们无疑都是维吾尔族人,都有相同的民族认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宽,我也开始渐渐地以一种观察者的眼光审视和仔细注意所接触的每一个维吾尔人。的确,民间的说法有其一定的客观性。后来我认识到,不同的长相实际就是不同的人种的特征,并且发现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从东到西,直至喀什、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是由蒙古人种向欧罗巴人种渐变的过程;反过来由西向东,又是由欧罗巴人种向蒙古人种渐变的过程。库车、喀什、和田等地的维吾尔人在相貌上确与吐鲁番、哈密等地维吾尔人有明显的差异。

于是,我于2004年7月提出以图片和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沿河西走廊从东到西对维吾尔人的相貌做一次连续性考察的计划,以图片的方式给学界提供一些最直观的材料。我组织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都是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学科研人员,其中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摄影师。7月中旬,我带领这个小分队,在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与宗教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下,驱车前往武威,以此作为计划的东方起点,沿河西走廊一站一站地进行随意性的图片采集。每个居民点我们都随机拍摄1组8幅照片:老年男女、中年男女、青年男女、男女儿童各一张。第一年,

我们从甘肃出发,历经武威、张掖地区肃南县、酒泉、敦煌、阿克塞,然后进入青海,翻过喀喇昆仑山进入若羌县、且末县、轮台县、尉犁县、库车县、新和县、沙雅县、拜城县等地的一些乡村和居民点,历时45天,采集图片6000余幅,拍摄DV25小时,行程12000余公里。2005年7月第二次出发,环塔克拉玛干边缘的绿洲进行考察,在阿克苏、阿瓦提、麦盖提、巴楚、喀什、莎车、叶城、皮山、墨玉、洛浦、民丰等县进行田野调查,然后经沙漠公路在焉耆、伊吾、巴里坤、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地的一些居民点进行了图片采集和拍摄,历时40天,行程6000公里,采集图片3000余幅,拍摄DV12小时;2006年7月第三次出行,主要在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奇台县的一些维吾尔族居民点进行了考察,历时10天,采集图片200余幅,拍摄DV2小时,行程3000公里。三次考察历时共95天,跨三个年度,采集图片近10000幅,拍摄DV共39小时,行程共21000公里。

2006年9月,我们开始对所采集到的图片进行分类和筛选,选出较为完整和有代表性的图片共413幅,沿河西走廊从东到西予以排列。每个调查点(以县为单位)据县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本书以图片为主,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论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读者提供有关维吾尔族相貌特征的直观材料,提供维吾尔族相貌特征的渐变过程与河西走廊的关系。也从另一个方面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一些实际的材料。遗憾的是,原计划中对民居、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的采集,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问题未能完成。但我们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继续注意对这些材料的搜集,待其相对完善后,再行编辑和出版。

本书可能并非一本严肃和专业的学术著作,也非影视人类学的规范成果,只是利用了现代的摄影技术和器材作为辅助工具,将我们感觉到的问题和我们的认识以图片的方式编辑成书,以飨读者。

迪木拉提·奥迈尔

2007年7月7日

于乌鲁木齐南山水西沟

注释:

- ① 杨圣敏主编、丁宏副主编:《中国民族志》,14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②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1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 ③ 杨圣敏主编、丁宏副主编:《中国民族志》,14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④ A.基恩:《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人骨》,载《英国人类学杂志》,1929,第59卷(英文版)。
- ⑤ C.H.约尔特吉、A.沃兰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考察发现的人类头骨和体骨》,《西北科学考察团》,1942年,第7卷(德文版)。
- ⑥ A.H.优素福维奇:《罗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骨》,载《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论集(C)》,1949,第10卷(俄文版)。
- ⑦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载《考古学报》,1986(3)。

- ⑧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李文瑛等：《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类活动》，见夏训诚主编，王富葆、赵元杰副主编：《中国罗布泊》，390~45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⑨ 邵会秋：《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文化初论》，见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⑩ 朱泓：《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科学研究体系》，见《我的学术思想》，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 ⑪ 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见《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⑫ 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见《藏学研究》，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 ⑬ 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北路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 ⑭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载《考古学报》，1990（3）。
- ⑮ 韩康信等：《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299~3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⑯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⑰ 韩康信：《新疆洛满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载《人类学学报》，1988（3）。
- ⑱ 韩康信：《新疆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研究》，见《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 ⑲ 崔银秋等：《吐鲁番盆地古代居民的线粒体DNA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北京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

- ⑳ 韩康信等：《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299~3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㉑ 陈靓：《尉犁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 ㉒ 张全超、陈靓：《新疆喀什地区晋唐时期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待刊稿。
- ㉓ 段慧然、崔银秋等：《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隔离人群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待刊稿。
- ㉔ 朱泓主编：《体质人类学》，34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甘肃省肃南县

自然地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西北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约处在北纬 $37^{\circ}28'$ ~ $39^{\circ}49'$ 东经 $97^{\circ}20'$ ~ $102^{\circ}13'$ 之间。东西长650公里，南北宽约120~200公里。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海拔1327~5564米，相对高差423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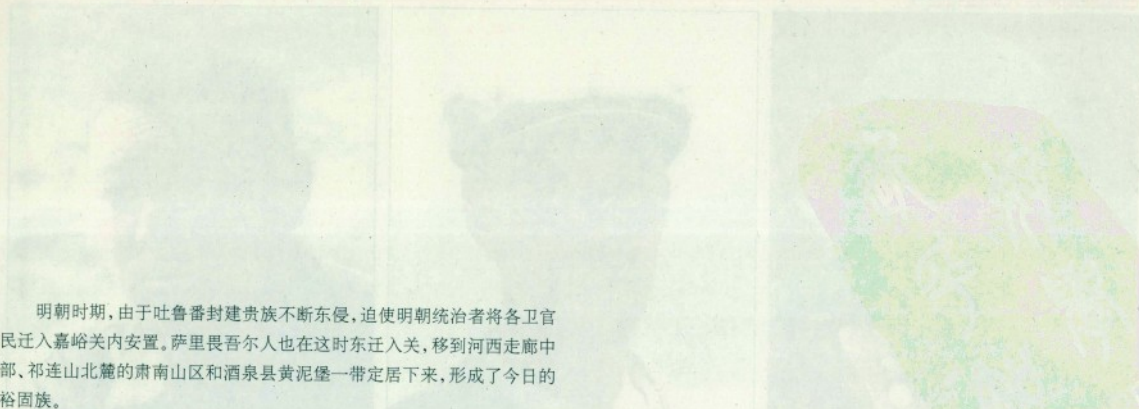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史前时期这里就有远古居民居住，先秦曾是乌孙、月氏游牧地，后为匈奴所据。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降汉，肃南分属武威、酒泉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置张掖郡，分酒泉置敦煌郡，从此，肃南大部分地区属张掖郡。张仪潮死后不久，河西回鹘（裕固族先民）攻入甘州，随后占据河西走廊西部，并立国，设牙帐于张掖。7世纪初，回纥打败突厥，建牙于独乐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畔，自称“说利发”。7世纪末，突厥复兴，回纥部重又沦为突厥人的奴役。公元8世纪30年代末，第二突厥汗国发生宫廷内讧，回纥部乘机独立。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建立回纥汗国，唐朝册封他为“奉义王”、“怀仁可汗”。公元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进军河西的时候，攻下萨里畏吾特勤、赤冈等部。萨里畏吾特勒，即裕固族的先民，居住在今甘肃和新疆、青海交界一带地区。

民国后，设甘凉道、安肃道管理河西各县。1935年改甘凉道为第六

行政督察区，改安肃道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肃南地区大部分属第七行政督察区管辖。195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肃南（即旧名酒泉为肃州，肃南即肃州南部）裕固族自治县，属张掖地区管辖。

人口、民族、宗教：裕固族是肃南县的世居民族。裕固族自称“尧乎尔”，无论是讲西部裕固族语或东部裕固族语的裕固族人，都称“尧乎尔”。裕固族溯源于公元7世纪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回纥，其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丁零”。元代的萨里畏吾尔人又来源于11世纪的“黄头回纥”，萨里畏兀就是“黄头回纥”的后裔，“黄头回纥”即是裕固族的直接祖先。“黄头回纥”是古代回纥政权崩溃后，迁移到河西一带的甘州回鹘的一部分。宋朝的“黄头回纥”是甘州回鹘的一部分，而元朝的“萨里畏兀”，又是“黄头回纥”的后裔，他们仍居住在甘肃一带。



明朝时期,由于吐鲁番封建贵族不断东侵,迫使明朝统治者将各卫官民迁入嘉峪关内安置。萨里畏吾尔人也在这时东迁入关,移到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山区和酒泉县黄泥堡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今日的裕固族。

1990年肃南全县总人口35550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8517人,占总人口的52.08%。全县共有9个民族,其中百人以上的民族有6个,分别是裕固族、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土族。裕固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中成员较少的民族之一,98%的裕固族居住在肃南境内,成为自治县的主体民族。

裕固族的宗教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几经演变。最早回纥时,信奉萨满教。7世纪后逐渐传入摩尼教。回鹘西迁到甘州一带后,由于河西一带佛教兴盛,甘州回鹘中佛教广为流传,成为回鹘的主要信仰。元统治后,喇嘛教传入回鹘,开始信仰藏族佛教萨加派,7世纪格鲁派佛教成为裕固族的主要信仰。

甘肃省肃南县大河区裕固族

